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四十三至四十五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陳春熙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四十三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艮下坎上

伊川先生曰蹇序卦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睽乖之時必有蹇難蹇所以次睽也蹇險阻之義故為蹇難為卦坎上艮下坎險也艮止也險在前而止不能進也前有險陷後有峻阻故為蹇

也易傳　蹇是處蹇之道退无時不可行游定夫所録

新安朱氏曰屯是陰陽未通之象蹇是流行之中有蹇滯困則窮矣語録

東萊吕氏曰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夫患難者人之所同畏然知其患難之可畏而不知患難之本原睽乖者患難之本原也今人處患難而常懷乖異不平之心汩汩不反是猶惡熱而增焚惡醉而強酒何往而非患難哉故欲

去險難必先去險難之本可也 易説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伊川先生曰西南坤方坤地也體順而易東北艮方艮山也體止而險在蹇難之時利於順處平易之地不利止於危險也處順易則難可紓止於險則難益甚矣蹇難之時必有聖賢之人則能濟天下之難故利見大人也濟難者必以大正之道而堅固其守故貞則吉也凡處難者必在乎 一无乎字 守貞正 一无正字 設使

難不解不失正德是以吉也若遇難而不能固其守入於邪濫雖使茍免亦惡德也知義命者不為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蹇之世大人乃能成功易說

白雲郭氏曰蹇難也見難而知止謂之蹇故蹇為智者之事蹇之時得人則濟故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西南得朋之地也東北喪朋之地也大人足以濟大蹇者也得人之道先在反巳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故貞吉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蹇難也足不能進行之難也爲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爲蹇西南平易東北險阻又艮方也方在蹇中不宜走險又卦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退則入於艮而不進故其占曰利西南不利東北當蹇之時必見大人然後可以濟難又必守正然後得吉而卦之九五剛健中正有大人之象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則又貞之義也故其占又曰利見大人貞吉蓋見險者貴

於能止而又不可終於止處險者利於進而不可失於其正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大抵天下之理相反處乃是相治水火相反也而救火者必以水冰炭相反也而禦冰者必以炭險與平相反而治險必以平此聖人於蹇之卦所以特發明濟險之義西南坤位平易而順者也東北艮位艮為山險也遇險必以平易之道而濟則險

難可治苟以險濟險則其難益甚矣貞吉者謂人之處蹇守正則吉也吉之一字最當看今人處患難往往不能固其所守又見古人亦有守正而身不免於難遂以為此義不足信殊不知所謂吉者非免於難為吉乃順理之吉也伊川説是以吉也一段最當看易説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

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蹇難也蹇之為難如乾之為健若易之為難則義有未足一作盡蹇有險阻之義屯亦難也困亦難也同為難而義則異屯者始難而未得通困者力之窮蹇乃險阻艱難之義各不同也險在前也坎險在前下止而不進故為蹇　見險而能止以卦才言處蹇之道也上險而下止見險而能止也犯險而進則有悔咎一作吝故美其能止為知也方蹇難之時

惟能止為善故諸爻除五與二外皆以往為失來為得也　蹇之時利於處平易西南坤方為順易東北艮方為險阻九上居五而得中正之位是往而得平易之地故為利也五居坎險之中而謂之平易者蓋卦本坤由五往而成坎故但取往而得中不取成坎之義也方蹇而又止危險之地則蹇益甚矣故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謂蹇之極也　蹇難之時非聖賢不能濟天下之蹇故利於見大人也大人當位

大人一有字

則成濟蹇之功矣往而有功也能濟天下之蹇者惟大正之道夫子又取卦才而言蹇之諸爻除初外餘皆當正位故為貞正而吉也初六雖以陰居陽而處下亦陰之正也以如（一作如以）此正道正其邦可以濟於蹇矣　處蹇之時濟蹇之道其用至大故云大矣哉天下之難豈易平也非聖賢不能其用可謂大矣順時而處量險而行從平易之道由至正之理乃蹇之時用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見險能止然不可終止而已當見大人之徳進之坤順致養之地則得其中若更退守艮止則難无時而解也故曰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至於解卦則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與此互見矣蓋難在内外與震艮之動止則相反爾易說

藍田吕氏曰蹇方涉於危難也利見大人謂九五以剛中處尊位也危難之世非大人不足以濟之非當位履正不足以正之

龜山楊氏曰險在前而止卦之所以為蹇也居蹇之時居易以俟命而已行險以徼幸不可也故利西南西南順也止于險而不知變則道窮矣故不利東北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險而止蒙者之事見險而能止智者之事蹇之與蒙用智不用智雖不同其於待人以濟險則一也猶屯解不同其於自動以濟險亦一也震之動剛其才足以自濟艮之止柔其才不足

以自濟故蒙蹇必止而待人也蹇利西南往得中者謂九五也九五朋來而中節也不利東北其道窮者寡助之至至於親戚畔之道窮可知矣利見大人往有功者大蹇之時雖多善士亦不能有濟必大人而後有功也當位貞吉者所處知所止則无不當位之失无不當位之失則其身貞矣是以吉也古之聖人莫不先於治已大人正已而物正當位貞吉則正已者至矣所以為正邦之本也蹇

之時以見大人為主雖乾龍飛見不過利見大人而止耳顧不大哉易說

漢上朱氏曰蹇坎險難也艮止也坎在上險難在前止而不進故曰蹇難也險在前也此合兩體言蹇也離目為見見險者明也知其不可進則止而不犯者行其所知也知者精神之會水火之合坎離之象故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此兼互體以卦才言處蹇之道也蹇自臨來小過變也九四往之

五小過之五即臨之坤也坤西南體順而易坤衆也五中蹇難不解天下思治九四能順乎衆而往上居於五處順易以濟險難以順民心乃得中道所謂時中蹇之利也故曰蹇利西南往得中也艮止也東北方也見險而止非遂止不往也順時而處以有待也若遂止於險則過矣過則道不行天下益蹇非中道乃蹇之所不利故曰不利東北其道窮也此以卦變四五相易言濟蹇之道也大人

九五也剛中而正量險而行其才足以濟難利見大人者六二也非剛健中正在上則六二柔中未有功也故曰利見大人往有功也此以二五言濟蹇也坤在四為邦國四諸侯位也故建侯康侯正邦无邦皆取此象蹇五爻皆正而初不正初不正者蹇之所由生也九五當位而正以正六四而邦國正邦國正則天下正而蹇難解矣正而吉也故曰當位貞吉以正邦也此再以九五六四言濟蹇

也蹇之時或可止或可往往而有功非大人不能盡其用故曰蹇之時用大矣哉在卦氣為十一月故太玄準之以難易傳

新安朱氏曰蹇難也以卦德釋卦名義而賛其美蹇利西南以卦變卦體釋卦辭而賛其時用之大也本義　蹇利西南是說坤卦分曉但不知從何插入這坤卦來此須是箇變例聖人到這裏看見得有箇做坤底道理大率陽卦多自陰來陰卦多自

陽來震是坤第一畫變坎是第二畫變艮是第三畫變易之取象不曾確定了它　蹇无坤體只取坎中爻變如沈存中論五姓一般蹇利西南謂地也據卦體艮下坎上无坤而繇辭言地者往往只取坎中爻變變則為坤矣沈存中論五姓自古无之後人既如此呼喚即便有義可推語録

東萊吕氏曰夫當患難之時必有處蹇之道坎為險在上是險在前也艮為止在下是見險而能止

也坎卦本是坤卦只因第二爻變遂至於險使第二爻知坤順之可從而復歸於坤則无復蹇惟第二爻不肯變故止於蹇難也知矣哉知字最要看當平易之地則縱步至險危之地則駐足則又何以為知惟其預知其難而遂止所以為知也所謂見險而能止非畏其難怠惰而一无所為也故大象以君子反身修德明之易說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伊川先生曰山之峻阻上復有水坎水為險陷之象上下險阻故為蹇也君子觀蹇難之象而以反身修德君子之遇艱阻必反求諸已而益自修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故遇艱蹇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是反身也有所未善則改之无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君子修德以俟時而已易傳　蹇

以反身修德故往者在外也在外必蹇來者在内也在内則有譽无尤來連朋來來碩皆反身修德之謂

也蹇蹇不暴進内顧之象也暴進出外則无事矣連連則无窮也朋來則衆來言朋來未免於有思也音平

至於來碩則來處於大人之事也故曰從貴羅氏拾遺

藍田呂氏曰山上有水水行不利不得其地故蹇也水行不得其地猶君子之行不得於人不得於人反求諸巳而已故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知禮人不荅反其敬

龜山楊氏曰居險難之時惟反身修徳而已行險

以儌幸君子不為也易説

白雲郭氏曰古之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獨善之道无它修徳而已蒙也蹇也皆君子遇險獨善之時也故蒙曰果行育徳蹇曰反身修徳也蹇利得朋而反身修徳者君子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荅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故得朋之道莫大於反身修徳之要也屯之難濟以動故君

子以經綸困之難濟以說故君子致命遂志蹇之難在止於至善故曰反身修徳難非一也故所以濟難亦不能同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山上復有險行者蹇也六五反四而正反身修徳之象易傳曰君子之遇蹇難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无歉於心則加勉易傳

新安朱氏曰或說蹇與困相似君子致命遂志君

子反身修德亦一般殊不知不然澤无水困是盡乾燥處困之極事无可為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山上有水蹇則猶可進步如山上之泉曲折多艱阻然猶可行故教人以反身修德豈可與困為比只觀大象兩句便全然不同語録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伊川先生曰六居蹇之初往進則益入於蹇往蹇也當蹇之時以隂柔无援而進其蹇可知來者對往之

辭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來止而不進是有見幾知時之美來則有譽也　方蹇之初進則益蹇時之未可進也故宜見幾而止以待時可行而後行也諸爻皆蹇往而善來然則无出蹇之義乎曰在蹇而往則蹇也蹇蹇終則變矣故上已一作六有碩義易傳

横渠先生曰蹇難之際用心存公无所偏係故譽美可獲易說

龜山楊氏曰蹇之初險在前也往斯蹇矣見險而

能止則知之事也來斯有譽矣故往蹇來譽易說

白雲郭氏曰蹇為智者之事見難而止智也見難而往非智也故往則蹇而來則譽也夫知止而止則安榮知止而不止則危辱故言來譽來譽雖美未足以究蹇之實用故宜有待以濟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蹇之初有險在前往則遇蹇知不可往來而止安時處順待可動而動則有見幾知時之譽初動而往離坎變兊兊口譽之往則蹇來則

譽宜待也天下之險未有久結而不解者故伯夷

太公居海濵以俟若先時而起則愈蹇矣鄭氏本

作宜待時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往遇險來得譽本義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中正之德居艮體止於中正者也

與五相應是中正之人為中正之君所信任故謂之

王臣雖上下同德而五方在大蹇之中致力於蹇難

之時其艱蹇至甚故為蹇於蹇也二雖中正以陰柔之才豈易勝其任所以蹇於蹇也志在濟君於蹇（一作艱）難之中其蹇蹇者非為身之故也雖使不勝志義可嘉故稱其忠藎不為已也然其才不足以濟蹇也小可濟則聖人當盛稱以為勸矣　雖艱（一作蹇）尼於蹇時然其志在濟君難雖未成功然（一无然字）終无過尤也聖人取其志義而謂其无尤所以勸忠藎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九五險之中也六二險在前也所謂

王臣蹇蹇也人之德慧術智常存乎疢疾君臣克艱尚何尤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二當位得中上應九五不私其身涉己之難以濟君之難非同德興王之臣不能至也孟子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夫畜君之德濟君之難其志皆同无尤宜矣初六以往為蹇六二以蹇蹇為无尤蓋九五大人也初六非見大人則當止不止則失身六二見大人則當往不往則

失君此其所以異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五乾王也二坤臣也二應五王臣也五在險中蹇也六二犯難濟五之險蹇之又蹇故曰王臣蹇蹇坤為身三折之目視下為躬二履當其位而艮體有保其躬之意二往濟五身任安危五坎變坤匪躬之故也蹇時非有才而剛上輔其君不能濟難二柔濟五才不足疑若有尤然志靖王室忘身以衛其上雖蹇之又蹇終无尤也易傳

曰聖人取其志義謂其无尤所以勸忠藎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柔順中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故蹇而又蹇以求濟之非以其身之故也不言吉凶者占者但當鞠躬盡力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所論也終无尤者事雖不濟亦无可尤本義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内喜之也

伊川先生曰九三以剛居正處下體之上當蹇之時在下者皆柔必依於三是為下所附者也三與上為

正應上陰柔而无位不足以為援故上往則蹇也來下來也反還歸也三為下二陰所喜故來為反其所也稍安之地也　内在下之陰也方蹇之時陰柔不能自立故皆附於九三之陽而喜愛之九之處三在蹇為得其所也處蹇而得下之心可以求安故以來為反猶春秋之言歸也〈易傳並〉

龜山楊氏曰險在前故往蹇也往蹇而來反則險得所恃矣故内喜之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蹇難之際非見大人則皆當止故往蹇之義皆同反者既往復反之辭蹇自觀來九三復反於内故内喜之也初二隂爻故見剛反則喜之伊川謂反猶春秋之言歸九三之反實歸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往則犯難反則得位九三重剛爲下卦之主初二柔爻恃之以拒外險故往蹇來反以内喜之而反也陽得位故喜易傳曰反猶春秋之言歸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反就二陰得其所安本義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伊川先生曰往則益入於坎險之深往蹇也居蹇難之時同處艱戹者其志不謀而同也又四居上位而與在下者同有得位之正又與三相比相親者也二與初同類相與者也是與下同志衆所從附也故曰來連來則與在下之衆相連合也能與衆合得處蹇之道也　四當蹇之時居上位不往而來與下同志

固足以得衆矣又以隂居隂爲得其實以誠實與下故能連合而下之二三亦各得其實初以隂居下亦其實也當同患之時相交以實其合可知故來而連者當位以實也處蹇難非誠實何以濟當位不曰正而曰實上下之交主於誠實用各有其所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連順也序也蹇反當位正吉六四未能出險故可止而順序以俟難之解當位處隂之實易說

藍田吕氏曰六四往則益險故曰往蹇來則當

位與三五比連故曰來連二陽爻以下雖无應所賴實矣

龜山楊氏曰往則涉險來則乘剛故往蹇來連當位而止則不實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馬氏以連為難故輔嗣謂往來皆難伊川曰來則與下同志衆所從輔也雍曰往來皆蹇何取當位惟其來而能連在下之志故曰當位實也六四之位實以接下為職今得其實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柔无應往則犯難故往蹇來則當位承五下連九三故來連連牽連也九三剛實四牽連之共濟五難當位而又得濟之實也處蹇難不以剛實濟之柔者安能獨濟乎陽為實易傳

新安朱氏曰連於九三合力以濟本義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伊川先生曰五居君位而在蹇難之中是天下之大蹇也當蹇而又在險中亦為大蹇大蹇之時而二在

下以中正相應是其朋助之來也方天下之蹇而得中正之臣相輔其助豈小也得朋來而无吉何也曰未足以濟蹇也以剛陽中正之君而方在大蹇之中非得剛陽中正之臣相輔之不能濟天下之蹇也二之中正固有助矣欲以陰柔之助濟天下之難非所能也自古聖王濟天下之蹇未有不由賢聖之臣為之助者湯武得伊呂是也中常之君得剛明之臣而能濟大難者則有矣劉禪之孔明唐肅宗之郭子儀

德宗之李晟是也雖賢明之君苟无其臣則不能濟於難也故凡六居五九居二者則多由助而有功蒙泰之類是也九居五六居二則其功一作助多不足屯否之類是也蓋臣賢於君則輔君以君所不能臣不及君則賛助之而已故不能成大功也　朋者其朋類也五有中正之德而二亦中正雖大蹇之時不失其守蹇於蹇以相應助是以其中正之節也上下中正而弗濟者臣之才不足也自古守節秉義而才不

足以濟者豈少乎漢李固王允晉周顗王導之徒是也并易傳

橫渠先生曰剛中之德為物所歸易說

龜山楊氏曰履尊位大中而在險所謂大蹇也中正而應能反身修德者也入則无法家拂士出則无敵國外患者國常亡則居蹇修德其朋來宜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道居蹇則天下難矣故云大蹇也

九五以中正之道致匪躬之臣蓋所謂反求諸已而天下歸之者也故曰朋來大蹇朋來所謂西南得朋之利也故彖曰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以中節者以中自反而致朋來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險者人情之所不敢犯也五在險中獨安其險剛正足以任天下之難而不辭大者得位當蹇之時如是乃為得中陽與陽為朋朋謂九三也五下應二三來比之朋來也五為坎三來成

兌水澤節之象節者處蹇之節也九五在險得中道應六二者有節則九三之剛不約而自來九三外應上六内為六二初六之所喜而又六四牽連而進同心協力斯可以濟天下之難故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若九五前卻應於下者失剛柔緩急之節則九三拒之不來矣仲虺賛湯曰天錫王勇智武王曰今朕必往濟蹇大難者其要在於九五乎

新安朱氏曰大蹇者非常之蹇九五居尊而有剛健中正之徳必有朋來而助之者占者有是徳則有是助矣本義　問九五大蹇朋來先生曰處九五尊位而居蹇之中所以為大蹇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人君當此大蹇之時則須屈羣策用羣力乃可濟也　問蹇之九五大蹇朋來程傳以為无剛陽之臣不足以濟蹇甚竊謂自古患无剛明之君耳未有有其君而无其臣者也傳又以李固王允

等實之竊謂當時正以无剛明之君故耳設有之數子未必不能有為也先生曰讀易當看卦畫時節不可以此論　問蹇九五何故為大蹇曰五是蹇之主凡人臣之蹇只是一事至大蹇須人主當之並語錄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居蹇之極冒極一作陰險一作蹇

而往所以蹇也不往而來從五求三得剛陽之助是以碩也蹇之道戹塞窮蹙碩大也寛裕之稱來則寛大其蹇舒矣蹇之極有出蹇之道上六以陰柔故不得出一作能耳得剛陽之助可以舒蹇而已在蹇極之時得舒則為吉矣非剛陽中正豈能出乎蹇也利見大人蹇極之時見大德之人則能一作利有濟於蹇也大人謂五以相比發此義五剛陽中正而居君位大人也在五不言其濟蹇之功而上六利見之何也曰在

五不言以其居坎險之中无剛陽之助故无能濟蹇之義在上六蹇極而見大德之人則能濟於蹇故為利也各爻取義不同如屯初九之志正而於六二則目之為寇也諸爻皆不言吉上獨言吉者諸爻皆得正各有所善然皆未能出於蹇故未足為吉惟上處蹇極而得寛裕乃為吉也　上六應三而從五志在内也蹇既極而有助是以碩而吉也六以陰柔當蹇之極密近剛陽中正之君自然其志從附以求自濟

故利見大人謂從九五之貴也所以云從貴恐人不知大人為指五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與解繇義同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六往則窮險來則獲內之應故曰往蹇來碩吉碩大也九三以陽居陽故大也利見大人九五比也

龜山楊氏曰以柔居蹇難之極往則不足以出險而有應於內來則碩矣九五剛得尊位大中大人

者也惟大人為足以解蹇之難比而從之其宜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難之極難將革矣猶能以往為戒慎之至也故有來碩之吉利見大人者以居難之極志當濟難茍謹失身之戒則乖正邦之義矣故利見九五之大人也志在内者謹失身之戒也以從貴者明得君之義也内外兩盡其道宜其來碩而吉矣蹇自二至上五爻皆當位故彖言當位貞

吉其曰來譽來反來連來碩碩大也反身修德至
於盛大則至矣譽則次之反者衆之所喜連則當
其實而已方險難之時无悔吝凶咎而有譽反連
碩无尤中節之得斯其所以為智之事與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六志在紓難然柔也才不足以柔
犯難故往蹇柔自外來求助於九三三以剛濟柔
則難紓志乃大得故曰往蹇來碩志在内也陽為
大艮為石碩剛大也離目為見大人九五也故曰

利見大人九五貴而有位足以行其道九三其徳剛大佐五以濟天下之難上六志在内因九三利見九五斯可以出難故曰以從貴也陽為貴蹇難未解人不知所從上六因九三以從九五之貴則君臣之分定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已在卦極往无所之益以蹇耳來就九五與之濟蹇則有碩大之功大人指九五曉占者宜如是也本義

問蹇卦往蹇來譽先生曰來往

二字唯程傳言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來說得極好今人或謂六四往蹇來連是來就三九三往蹇來反是來就二上六往蹇來碩是來就五亦說得通但初六來譽則位居最下无可來之地其說不得通矣故不若程傳好只是不往為佳耳不往者守而不進故不進則為來諸爻皆不言吉蓋未離乎蹇中也至上六往蹇來碩吉却是蹇極有可濟之理既是不往惟守於蹇則必得見九五之大人與共濟蹇而有

碩大之功矣語録

東萊吕氏曰六爻初六曰往蹇來譽九二曰往蹇來反六四曰往蹇來連上六曰往蹇來碩皆以冒險而往為戒以知難而退為美至於六二九五兩爻一言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一曰大蹇朋來與四爻之義不同何也蓋五與二相應是君臣相與勠力以濟險難者也安得袖手而不為乎易說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四十三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四十四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坎下震上

伊川先生曰解序卦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物无終難之理難極則必散解者散也所以次蹇也為卦震上坎下震動也坎險也動於險外出乎險也故為患難解散之象又震為雷坎為雨雷雨

之作蓋陰陽交感和暢而緩散故為解解者天下患難解散之時也易傳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伊川先生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寛大簡易乃其宜也如是則人心懐而安之故利如西南也湯除桀之虐而以寛治武王誅紂之暴而反商政皆從寛易也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无所往謂天下之難已解散无所為也有攸往謂尚有所當解之事也夫天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亂而後禍患生聖人既解其難而安平无事矣是无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天下之吉也其發語辭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

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蚤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蚤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蚤為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難免人患散則得衆者吉往而不返則生它變有所往而不速將後於時也故无所往則静吉有所往則速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解者難之解也故動乎險中為屯動乎險外為解解與屯為内外亦與蹇為反復故蹇

利西南而解亦利西南雖止與動不同其險難則相接跡矣復者來之漸也難解之時无所往而復於道難作之際速於往而緩難各盡其宜是以皆吉也先言无所往而後言有攸往者安不忘危之義也亦猶先泰後否先既濟後未濟也易說

五峯胡氏曰始皇百不資於先代而无故求周鼎於泗水則其欲詭惑天下之意可知矣漢興去古未遠髙祖父子兄弟知无所往之利而不知來復

往夙之吉侵尋至今茫茫禹迹法度盡廢上不仁其身民各私其有不均不平不正不定暴虐无告冤陷困窮爭鬬滋起獄訟繁多皆此之由也皇王大紀

論

新安朱氏曰解難之散也居險能動則出於險之外矣解之象也難之既解利於平易安靜不欲久為煩擾且其卦自升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故利於西南平易之地若无所往

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若尚有所往則宜蚤往蚤復不可久煩擾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大凡患難之極必須解散解者患難已散天下已平天下初定之規模也以卦體言之坎為水震為雷雷之震驚雨之灑潤則无有不解散者利西南西南坤位柔順平易也如武王之勝紂則必垂拱而天下治高祖之滅秦必用蕭曹之清淨光武之誅莽必閉關不用兵是皆以平易處

之也雖然必如湯武之伐罪救民以致太平則其用大而可以盡坤道之順若兩漢之君以智力持之又不可以當此也无所往者當天下之初定患難之方解又不可復有所往也如秦之并天下而欲有所往故築長城平百粤而終不免於難隋之兼南北而欲有所往再伐高麗而亦不免於難故解貴乎无所往然豈皆无所作為邪故又欲知來復之象有攸往夙吉者當解之時不可有所往然

必有所往者又當不終朝而為之夙夜以進則吉如晉武帝平吴之後固未嘗興兵生事然而君臣之間因循苟簡清談廢務坐視而至於弊故二者不可一偏一於有所往則不知利西南无所往之象一於无所往則又不知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之象往與不往之間其間不能以寸故不可執一偏也此象又有一說西南坤方也坤柔也天下之難初解當治天下以和緩安靖不須躁急促迫欲

民服我民心不歸於彼必歸於此彼既无所他往自然歸我矣其者指人之辭大為規摹寛以待之天下既在我規摹之内已无所往舍我將安之乎吾之所謂柔道者又非緩弱之謂其所當往者赴之不俟終日此所謂有攸往夙吉也豈特解國家之難為然哉治心者亦然心之惑初解不必汲汲驅迫此心使歸於道但順而治之此心都无所之則自然來復矣雖順而治之亦非任之如枯木死

灰其不息之誠元未嘗頃刻停滯也說易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坎險震動險以動也不險則非難不動則不能出難動而出於險外是免乎險難也故為解

解難之道利在廣大平易以寬易而往濟解則得衆心之歸也　不云无所往省文爾救亂除難一

時之事未能成治道也必待難解无所往然後來復先王之治乃得中道謂合宜也　有所為則夙吉也蚤則往而有功緩則惡滋而害深矣　既明處解之道復言天地之解以見解時之大天地之氣開散交感而和暢則成雷雨雷雨作則萬物皆生發甲拆天地之功由解而成故贊解之時大矣哉王者法天道行寬宥施恩惠養育兆民至于昆蟲草木乃順解之時與天地合德也_{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解出乎險難也當解之時无濟難之志守中自居來復可也有濟難之志不夙則失時險而止蒙其險在內心有窒礙失之止而不知學也蹇見險而能止其險在外知不可進而自止也屯動乎險中險亦在外動乎險中求出而未得也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已出險外動而遠之以免斯難也

龜山楊氏曰動而免乎險卦之所以為解也免乎

險而以順動則衆斯得矣此解之所以利西南也居解之時難方解矣故无所往則宜復有攸往則宜夙所謂宜復何也蓋天下方出於屯難則還定安集之時也作之則人弗堪矣故來復古漢為畫一之法而天下歌之來復之謂也所謂宜夙者何也蓋解之初與民維新之時也人方厭亂而餘風遺俗亂政弊法有不可因者則革之宜夙也天下已定而人安於故常方且圖之則擾矣尚能有功

哉武王克商反商政有未及下車而行者夙之謂也觀天地解而雷雨作則解之不可不夙亦天地之理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遇險而止者才之不足也遇險而動者才之有餘也以有餘之才故能動而免乎險所以為解也解利西南往得衆者西南得朋之地也得朋而動乃能濟險故蹇之大蹇朋來與解之朋至斯孚皆一道也其來復吉乃得中者險難既解

而來復不為太過乃得中道所謂獲三狐而得黃矢者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者以有餘之才故往則有功如射隼于高墉之上者也夫有難則有解解終復於難故解緩之時復存夙吉之義亦休否其亡苞桑之道也解之道雖天地亦如之天地之解以雷雨故百果草木皆甲折然則豈止人難解散而已乎故曰解之時大矣哉王輔嗣曰難解之時非治難時故不言用體盡於解之名无有幽隱

故不曰義易說

漢上朱氏曰坎險也震動也他卦名不再釋解言解乎險難以是動動而出乎險之外則險難解矣故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此合二體言解也

解者蹇之反解之九二乃蹇之九五也九四乃蹇之九三也坤為西南其體順自艮反有平易之意坤又為衆當蹇難之後人皆厭亂四以平易之道往順乎衆而衆與之是以得衆湯代虐以寛武王

乃反商政是也故曰解利西南往得衆也此以九三言處解之道也其者指二也難方在外二往濟難則處乎險中以身任之而不辭當是時以往為中大難既解无所事於往也五來復二乃為得中得中者合宜之謂也得中則吉易傳曰天下國家必綱紀法度廢亂而後禍亂生聖人解其難而安平无事矣則无所往也當正紀綱明法度反正理追復先王之治所謂來復也此天下之吉也自漢

而下亂既除則不為可久可繼之治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故曰无所往復吉彖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此以九二言處解之道也大難雖解其間有未盡而當有為者不可不往有所往不可不蚤圖之緩則難深而不可解荀爽曰據五解難是也解反為蹇則二先往凤也離為日震東方日出乎東凤之象也二之五正而吉解緩也宜以凤為戒故曰有所

往夙吉此復以九二言終則有始之道也不有蹇則无解故反復爻義以明之震者天地之始交也天地始交物生之難雷動雨流天地難解則百果草木一瞬息間其甲皆拆无不解者所以如此其速者不失時也艮在木為果在草為蓏陽止也艮反為震陽動於草莩木根之時離為甲解者拆也故有百果草木甲拆之象以卦氣言之解為春分雷始發聲故太玄準之以釋蓋聖人因論天地始

解之義而卦氣在其中矣解之時大矣哉不言義者无所疑也不言用者其用見於蹇之時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解險以卦德釋卦名義解利以卦變釋卦辭坤為衆得衆謂九四入坤體得中有功皆指九二天地極言而贊其大也本義

天地解而雷雨作陰陽之氣閉結之極忽然迸散出做這雷雨只管閉結了若不解散如何會有雷雨作小畜所以不能成雷雨者畜不極也雷便只是如今一箇

爆杖　先生舉解卦云无所往其來復吉程傳以為天下之難已解而安平无事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復先代明王之治夫禍亂既平正合修明治道求復三代之規模却只便休了兩漢以來人主還有理會正心誠意否須得人主如窮閻陋巷之士治心修身講明義理以此應天下之務用天下之才方見次第因言神廟大有為之主勵精治道事事要理會過是時却有許多人才若專

用明道為大臣當大段有可觀明道天資高又加以學誠意感格聲色不動而事至立斷當時用人參差如此者亦是氣數舛逆並語錄

東萊吕氏曰當險難之時必有動作施設然後可以出於險苟无所為而坐視其弊則終於險而已尚能免於險乎凡當解散之際天下初平必須用廣大平易之道與民安息如是則可以得民之心而民歸附矣雖用廣大平易之道而不生事然必

須克復先王之政教法度則來而得中如周禮所謂刑新國用輕典是利西南之象至刑平國用中典則所謂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凡天下機會不可失苟處解之時有所當為者必夙為之然後可以有功苟一於无所往則安能建大事立大業成大功哉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此數語當以意會无可解說但會得解之氣象如此則知大矣哉之義易說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伊川先生曰天地解散而成雷雨故雷雨作而為解也與明兩而作離語不同赦釋之宥寛之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則非義也故寛之而已君子觀雷雨作解之象體其發育則施恩仁體其解散則行寛釋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屯難方解民未知教不赦過不宥罪則民將无所措手足矣非新民之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雷雨之作无間於大小美惡皆解其難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聖人法天以解大難亦无所不及雖過失罪戾之人亦有赦宥以緩之是所以能盡解時之大非私已自謀而已也古者罪有寬宥而无赦赦而釋之者惟過失耳此過罪之不同也故康誥言人有小罪非眚而曰乃不可不殺謂罪也乃有大罪非終而曰時乃不可殺謂過也觀解之象與康誥之言可見先王用刑之意赦

過宥罪亦解之一耳語盡解之大則未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雷雨作天地之難解萬物維新之時也内外有坎坎為獄九二九四皆不正九二未失中而陷之過也九四不中正罪也君子於是時過誤者赦而不問有罪者宥而從輕與民更始則難解矣後世多赦輕重悉原刑罰不得其平失是義也易傳

東萊呂氏曰當解之時天下初定正當與民休息

還定安集施恩布惠以及其民故君子觀解之象赦過宥罪自漢以來至于今日皆如此過有過誤而犯也故君子赦之罪者其出於本心的然有罪故君子雖寛宥之亦不赦其罪大凡仁與義本是一事而今人作兩事看殊不知仁而无義乃婦人之仁爾故先王有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所赦者止於過若有罪則義當刑自漢以來皆不知此惟知赦過為仁而不知有義至於元惡大憝得

肆其志而善良之民或被其害以是知仁義之道本非兩事易說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伊川先生曰六居解初患難既解之時以柔居剛以陰應陽柔而能剛之義既无患難而自處得剛柔之宜一有也字患難既解安寧无事惟自處得宜則為无咎矣方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爻之辭寡所以示意

初四相應是剛柔相際接也剛柔相際為得其宜

難既解而處之剛柔得宜其義无咎也并易傳

橫渠先生曰險難方解未獲所安近比於二非其咎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六居解之始以柔在險下宜有咎也然應於九四比於九二剛柔相濟足以解難義无咎也

龜山楊氏曰動而免乎險則居險而不為難難生經綸之時也難解則无事矣而有應乎上其義无

咎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處解之初以柔居剛以陰應陽得无所往其來復吉之義故无咎也其為无咎蓋於剛柔之交際盡其所處之道理必无過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故六二乘剛雖正而難解蹇難既解剛柔分矣初六在剛柔之際以柔自處而下剛剛而能柔者也雖未正而无咎得其宜也得宜之謂義辭寡如此者吉辭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難既解矣以柔在下上有正應何咎之有故其占如此本義

東萊呂氏曰初六无咎易之爻最簡者惟此一爻蓋解之初始出患難當用簡易之道不可復擾六以陰柔處解之初上與九四為應陰陽相濟俱務安靜故无事則自然无咎象云剛柔之際又發无咎之義蓋當解之際君臣俱以簡易之道相接方无咎如漢之初使高祖欲休息天下若蕭曹以剛

勇生事安得无咎使蕭曹欲清淨而帝好大喜功亦安得无咎故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易說

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伊川先生曰九二以陽剛得中之才上應六五之君用於時者也天下小人常衆剛明之君在上則明足以照之威足以懼之剛足以斷之故小人不敢用其情然猶常存警戒慮其有間而害正一作政也六五以陰柔居尊位其明易蔽其威易犯其斷不果而易惑

小人一近之則移其心矣況難方解而治之初其變尚易二既當用必須能去小人則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三狐指卦之三陰時之小人也獲謂能變化除去之如田之獲狐也獲之則得中直之道乃貞正而吉也黃中色矢直物黃矢謂中直也羣邪不去君心一入則中直之道无由行矣桓敬之不去武三思是也　所謂貞吉者得其中道也除去邪惡使其（一无其字）中直之道得

行乃正而吉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險亂方解不正自疑之陰皆自歸附而順聽也故曰田獲三狐不以三狐自累上合於五則得黄矢之象也易說

藍田吕氏田九二居解之時處乎險中剛中而應可以大獲隱伏故曰田獲三狐雖大有獲道不失中義不失直守是不變可以獲吉故曰得黄矢貞吉

龜山楊氏曰田者動而以時也往斯得衆矣故獲三狐古者燕居服狐裘狐疑而止解緩之象也得黄矢正者有攸往而夙也時惟剛中爲足以與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狐疑之害不足與有成況解難之時乎九二以剛陽之才田而獲之以去其害然後中直之道可得而守貞吉矣狐陰類也解有三陰故云三狐易說

漢上朱氏曰二為田自三至上有師象四艮坎為狐狐善疑惑春秋傳卜徒父謂狐為蠱蠱亦惑也自二至四三爻不正皆具坎艮而近五小人惑其上者也二坎為弓三離為矢三動以正弓動矢發二剛上行歷三爻而坎毀田獲三狐也二動離為坤黃地道之美坤之中色得黃矢也正則吉故曰九二貞吉九二剛中為五所任六五柔得尊位於剛斷及明有不足難解之時小人乘之而惑其君

則難復結矣小人不可不去也小人去則直道行而得中矣易傳曰邪不去君心一入則中直之道无由行矣桓敬之不去武三思是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此爻取象之意未詳或曰卦凡四隂除六五君位餘三隂即三狐之象也大抵此爻為卜田之吉占亦為去邪媚而得中直之象能守其正則无不吉矣本義

東萊呂氏曰九二在解之時與六五之君相應是

君子處賢君之右君子輔人君之道去小人最當先大抵去小人須當盡除其根本如去之不盡則必流衍復盛以害正道故曰田獲三狐大抵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解之為卦有四陰六五一爻是君位其餘三爻皆是小人今田獲三狐是盡去其三小人小人盡去則中直之道得既得中直之道則正而吉矣凡人之情皆以盡去小人為失之過殊不知盡去小人乃中道也昔元祐君子在朝至元

祐末小人之大者如章子厚吕惠卿之徒固已遠竄不在朝廷然尚有未盡去者至紹聖之後君子之道不明黄矢之道不行蓋縁去小人不盡至建中靖國初欲用正人當時朝廷之論以為元祐時人亦當用紹聖時人亦當用殊不知君子小人參用乃非中道是以其後蔡京之徒復用中道復不行蓋不知此文之義也易說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

致戎又誰咎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下以負荷而且乘車非其據也必致寇奪之至雖使所為得正亦可鄙吝也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咎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為君子矣三陰柔小人宜在下而反處下之上猶小人宜負而反乘當致寇奪也難解之時而小人竊位復

致寇矣　負荷之人而且乘載為可醜惡也處非其據德不稱一作勝其器則寇戎之致乃已招取將誰咎乎聖人又於繫辭明其致寇之道謂作易者其知盜乎盜者乘釁而至茍无釁隙則盜安能犯負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非其所能安也故盜乘釁而奪之小人而居君子之位非其所能堪也故滿假而陵慢其上侵暴其下盜則乘其過惡而伐之矣伐者聲其罪也盜横暴而至者也貨

財而輕慢其藏是教誨乎盜使取之也女子而夭冶其容是教誨淫者使暴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招盜使奪之也皆自取之之謂也易傳並

橫渠先生曰不正而近比二剛不能致一故有小人負乘之象貪以致寇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三以陰居陽柔邪之質乃在下卦之上小人居君子之位者也不安於上求媚於四而負之不安於下陵侮於二而乘之其行可醜自

取於難矣故曰負且乘致寇至守是不變卒歸鄙狹故曰貞吝

龜山楊氏曰方解之時德不足以有其位慢藏之象曰其致寇自我又誰咎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小人六也負之事也君子三也乘之器也居非其位以負而乘致寇之至不亦宜乎吝而固守益可鄙也凡來寇已者皆曰寇不必盜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三上負四下乘二坎為輪六為小人故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九為君子故曰乘也者君子之器四坎為盜故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三正則乘象毀不正則盜斯奪之故貞吝車服所以昭庸宜負而反乘亦可醜也隂為醜辭曰盜象曰戎盜用衆戎也致戎者以不正自我致戎又誰咎哉難解之時小人竊位則寇至矣六三一爻當内卦之上三公之位小人而在高位自

二言之與四五為狐自三言之為負乘自上言之為隼易傳

新安朱氏曰繫辭備矣貞吝言雖以正得之亦可羞也惟避而去之為可免耳本義　六居三大率少有好底負且乘聖人到這裏又見得有這箇小人乘君子之器底象故又於此發出這箇道理來語録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以陽剛之才居上位承六五之君

大臣也而下與初六之陰為應拇在下而微者謂初也居上位而親小人則賢人正士遠退矣斥去小人則君子之黨進而誠相得也四能解去初六之陰柔則陽剛君子之朋來至而誠合矣不解去小人則已之誠未至安能得人之孚也初六其應故謂遠之為解　四雖陽剛然居陰於正疑不足若復親比小人則其失正必矣故戒必解其拇然後能來君子以其處未當位也解者本合而離之也必解拇而後朋孚

蓋君子之交而小人容於其間是與君子之誠未至也益易傳

横渠先生曰位不當一作正則所履者邪故失位之陰因得駢附險亂即解解之則朋信易說

藍田吕氏曰九四者解之時有應在初初在險下拇之象四雖剛陽而不當位未足解難然在動始求免於剛不專應初故曰解而拇繫應不私朋信之矣故曰朋至斯孚

龜山楊氏曰剛不當位未能无不孚也故解而拇

拇以執取為事然不執非其有也故朋至斯孚易說

白雲郭氏曰輔嗣以三為拇伊川以初為拇九四

拘於應初不知朋至斯孚之大故必解而拇而後

朋可至此難之所以解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震為足初在下體之下動而應足

拇之象九四陽也陽與陽為朋劉牧曰朋謂二四

當大臣之位下與初六小人相應則九二君子與

我朋類者不信而去盖𮎰近臣以其所主也故解其拇則九二自至為孚於五矣四陽處陰於正疑不足復比小人則與君子之誠有不至也其能為五得君子孚故拇不解則小人進小人進則君子去而難作易傳

新安朱氏曰拇指初初與四皆不得其位而相應應之不以正者也然四陽初陰其類不同若能解而去之則君子之朋至而相信也本義　問九四解

而拇朋至斯孚先生曰四與初皆不得正四能解而拇者以四雖陰位而才則陽與初六陰柔則為有間所以能解去其拇故得陽剛之朋類至而相信矣語錄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居尊位為解之主人君之解也以君子通言之君子所親比者必君子也所解去者必

小人也故君子維有解則吉也小人去則君子進矣吉孰大焉有孚者世云見驗也可驗之於小人小人之黨去則是君子能有解也小人去則君子自進正道自行天下不足治也　君子之所解者謂退去小人也小人去則君子之道行是以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君子道亨則邪類之退必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柔順得中而履尊位能維有解者也故能有孚于小人若董卓之誅卒至於京城流血

蕭俛議銷兵而朱克融等客長安餓且死不得一官皆不知維有解之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五之君以柔居中下應忠直之臣无所不緩故曰維有解吉不言所事解之大者也其解之至有孚于小人者不私已以解難如天地雷雨无間於草木之微是以小人亦信之而退安其分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難生之初剛柔交錯小人道勝君子

合内外之力以濟其難非以勝小人也如理亂繩維有解其結而已九自二之五成巽巽為繩故曰君子維有解吉正故吉也解之者使剛者在上柔者在下不唯君子安之以信于小人小人退而不疑是以險去難解物莫之傷六五之吉孰大於是六下之二與九相應者孚也二之下小人退也故辭曰有孚于小人象曰小人退也譬之有疾本於陰陽揉錯善醫者導之各復其所釋然解矣不善

治者又從而紛亂之解天下之大難者亦然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故二以物言之為狐以陽言之為君子五君位也以陰言之又為小人之在上者唯其時物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卦凡四陰而六五當君位與三陰同類者必解而去之則吉也孚驗也君子有解以小人之退為驗也本義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

隼以解悖也

伊川先生曰上六尊高之地而非君位故曰公但據解終而言也隼鷙害之物象為害之小人墉牆内外之限也害若在内則是未解之時也若出墉外則是无害矣復何所解故在墉上離乎内而未去也云高見防限之嚴而未去者上解之極也解極之時而獨有未解者乃害之堅强者也上居解極解道已至器已成也故能射而獲之既獲之則天下之患解已盡

矣何所不利夫子於繫辭復伸其義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鷙害之物在墉上苟无其器與不待時而發則安能獲之所以解之之道器也事之當解與已解之之道至者時也如是而動故无括結發而无不利矣括結謂阻礙聖人於此發明藏器待時之義夫行一身至於天下之事苟无其器與不以時而動小則括塞

大則喪敗自古喜有為而无成功或顛覆者皆由是也　至解終而未解者悖亂之大者也射之所以解之也解則天下平矣易傳並

橫渠先生曰忘義而貪故以喻隼易說

龜山楊氏曰隼鷙害之物小人為害之象負且乗者也非上六其孰能去之上六居解之極有其位而又有其時以是解悖何不利之有蓋大臣之任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三負且乘悖亂之道隼之象也高墉三之位也乘非負之所當乘墉非隼之所當處在三致戎猶負乘在上能獲猶射隼也夫以上六解悖之道以獲六三負乘之醜是以无不利也孔子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解悖有道所謂器也高墉之上則其時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三公位坤土坎險積土當内外之際墉也坎為弓離為矢上動之三弓動矢發巽為高

離兑為隼六三之上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也六三小人之鷙害者當解之終離乎內而未去解道已成悖而未去其害堅强矣上六在上動不失時以解悖亂六三變則悖解悖解則天下之難解无不利者動而不括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繫辭備矣本義 射隼于高墉聖人說易大槩是如此不似今人說底向來欽夫書與林艾軒云聖人治易却則恁地此却似說得易了語錄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四十五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兌下艮上

康節先生曰經有因革損益盡之矣觀物篇詳見泰卦

伊川先生曰損序卦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縱緩則必有所失失則損也損所以繼解也為卦艮上兌下山體高澤體深下深則上益高為損下

益上之義又澤在山下其氣上通潤及草木百物是損下而益上也又下為兊説三爻皆上應是説以奉上亦損下益上之義又下兊之成兊由六三之變也上艮之成艮自上九之變也三本剛而成柔上本柔而成剛亦損下益上之義損上而益於下則為益取下而益於上則為損在人上者施其澤以及下則益也取其下以自厚則損也譬諸壘土損於上以培厚其基本則上下安固矣豈非益乎取於下以增上之

高則危墜至矣豈非損乎故損者損下益上之義益則反是易傳

東萊呂氏曰損之卦損下益上故為損蓋上雖受其益殊不知既損其下則上亦損矣然其下為兊兊說也又下三爻皆應於上是下樂輸以奉上人君固可以安受之何名為損乎蓋損下益上人君之失也樂輸於上人臣之義也兩者自不相妨又艮止兊說凡上有取於民皆謂之損合上下二體

而觀之下當樂輸而不怨上當取於民有制不可无所止也易說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伊川先生曰損減損也凡損抑其過以就義理皆損之道也損之道必有孚誠謂至誠順於理也損而順理則大善而吉所損无過差可貞固常行而利有所往也人之所損或過或不及一有或字或不常一作當皆不合正理非有孚也非有孚則无吉而有咎非可貞

之道不可行也　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聖人以寧儉為禮之本故於損發明其義以享祀言之享祀之禮其文最繁然以誠敬為本多儀備物所以將飾其誠敬之心飾過其誠則為偽矣損飾所以存誠也故云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之約可用享祭言在乎誠而已誠為本也天下之害无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

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逺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易傳並

白雲郭氏曰名卦之義以一損无復謂之損損而復益謂之益故二卦皆有損義而其名則難同也世以損有損下厚已之意故以損為非美然損善損惡損下損上損其過與不及或損而為君子或損而為小人一治一亂莫不為之損也文王取損

惡益善為言孔子因之至益則彖言民説无疆然後知損亦有損下厚己之意也聖人之旨深矣損惡之至至於有孚是以元吉无咎有可貞之道亦利於有行也曷之用二簋可用享猶言何必用多儀所以損其過也且禮者中也過則為偽不可謂之禮是以可損也易説

新安朱氏曰損減省也為卦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損兊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

上損内益外剥民奉君之象所以為損也損所當損而有孚信則其占當有此下四者之應矣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言當損時則至薄无害本義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虚與時偕行

伊川先生曰損之所以為損者以損于下而益於上也取下以益上故云其道上行夫損上而益下則為

益損下而益上則為損損基本以為高者豈可謂之益乎　元吉者謂損而以至誠則有此元吉以下四者損道之盡善也　夫子特釋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卦辭簡直謂當損去浮飾曰何所用哉二簋可以享也厚本損末之謂也夫子恐後人不達遂以為文飾當盡去故詳言之有本必有末有實必有文天下萬事无不然者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父子主恩必有嚴順之體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儀禮讓存乎內待威

儀而後行尊卑有其序非物采則一作而无别文之與實相須而不可闕也及夫文之勝末之流遠本喪實乃當損之時也故云曷所用哉二簋足以薦其誠矣謂當務實而損飾也夫子恐人之泥言也故復明之曰二簋之質用之當有時非其所用而用之不可也謂文飾未過而損之與損之至於過甚則非也損剛益柔有時剛爲過柔爲不足損益皆損剛益柔也必順時而行不當時而損益之則非也　或損或益或

盈或虛唯隨時而已過者損之不足一作及者益之虧者盈之實者虛之與時偕行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損下益上損剛益柔非可常行必有孚元吉无咎可貞然後利有所進故下云有時易說

藍田呂氏曰省約以為善也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蓋陰從陽以益之陽資陰以自益艮止於上兌說於下以從艮損下益上也雷動於下巽居於上以入之損上益下也說之道上行巽之動

入於下也凡物之情則惡損而好益天之道則惡盈而好謙知損之為益則物情有孚天道合矣故可以元吉无咎時損時益則損之道不可以為正惟損而有孚故乃以元吉无咎當損之時故曰可貞時損則損時益則益苟當其時无往而不可故損益皆利有攸往當損之時將何所用乎然君子不以微薄廢禮苟有明信雖澗溪沼沚之毛可薦於鬼神故二簋可用享陰陽消長往反无常惟其

時而已損益之氣在上下則以柔益剛然剛陽有餘陰柔不足則損剛益柔亦有時矣由是觀之天地陰陽屈伸消長與時偕行惟變所適君子取之以損益者也

廣平游氏曰損之三陽皆損已者也三陰皆受益者也損已者或資諸物或取諸身資諸物者損上益下如初九是也取諸身者損剛益柔若九二上九是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損而剛柔皆應故有孚損之不以其道則民不應不應則不孚不孚則凶咎隨之矣尚可以為正乎不可正則无往而可也損之以其道而民弗厲雖不盈禮鬼神其享之矣故二簋可用享易說

白雲郭氏曰損自泰來乾之九三損而成兊坤之上六益而為艮在卦之象以剛變柔謂之損以柔變剛謂之益故曰損下益上以義言之則下流惡也

上善善也損惡益善則道日進故卦言利有攸往而彖言其道上行也或不知居尊之義損天下以奉一人則善日消而惡日長矣迂儒方究多儀備物之享不知損過復禮之義則天下不勝其偽矣伊川曰享祀之禮以誠敬為本儀物所以飾其誠敬之心飾過其誠則為偽矣斯言盡之也祀事在所損則其他可知二簋應有時者當末俗繁文之世二簋可享也時方得禮之中則二簋為不及矣

所謂可用享者蓋欲著誠去偽捐其末節寧儉之意也可僅辭也非中禮之享也損剛者損乾之三也益柔者益坤之上也損剛益柔有時者亦猶二簋之享剛亦有時而不可損也故損益盈虛之道又有時焉遇其時則道與偕行矣以此見聖人非固為損益皆因其時而已易說

漢上朱氏曰泰變也損九三以益上六也益上矣而謂之損上以下為基譬之築墉損其基以增上

之高則危矣非益也故曰損損下益上者以其下事上之道行乎上也故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此以三上二爻言損也損六爻皆應有孚也凡損之道損抑其過以就禮義則誠也誠則上下内外无不信乃可損以人情莫不欲損也泰九三正也其始損之以天下之正理非私心有所好惡而損之也故元吉元吉則於理義為无咎始出於正也上九宜有咎然而无咎者損之以正是以无咎自古

有損之太過而人情不安或損之不及不足以為損暫行復止人不與之其始不正其終安得无咎故曰元吉无咎損之本出於正雖抑損其過而正理不動則可堅守其正勿失之矣上九不正動則正正則何所往而不利故曰可貞利有攸往此再以泰九三往上言處損之道也損之為用不可常也往而不已將何之乎之往也故曰曷之用此因上九之往以設問也兊為口有問之意損益相為

用也損益二卦皆有簋象坤為腹為方震為足艮為鼻震巽為木木為方器有腹有足有鼻簋也以損益二簋論之四時之享春祠夏禴品物少時也其簋不可不損秋嘗冬烝品物多時也其簋不可不益或損之或益之所應之時有不同可用之以享鬼神則一也上為宗廟艮為門闕為手震為長子升自門闕而薦之享也然則二簋可用享者特未定也時焉而已矣則損焉可往而不反哉故曰

損剛益柔有時泰者陽息而盈否者陰消而虛盈則損之虛則益之一損一益循環无窮則二簋可用享豈不信乎三代之王所損益可知矣可損而損不為不足可益而益不為有餘因時而行當理而止故曰消息盈虛與時偕行此反復二卦以明損益之用也在卦氣為處暑故太玄準之以減易傳

新安朱氏曰損下益上以卦體釋卦名義損而有孚此釋卦辭時謂當損之時本義

二簋與簋貳字

不同可見其義亦不同　郭德元問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无加諸人與絜矩同否曰然但子貢所問是對彼我說只是兩人絜矩則是三人爾後世不復知絜矩之義惟務竭民財以自豐利自一孔以上官皆取之故上愈富而下愈貧夫以四海而奉一人不為不厚矣使在上者常有厚民之心而推與共之猶慮有不獲者況皆不恤而惟自豐殖則民安得不困極乎易損上益下曰益損下

益上曰損所以然者蓋邦本厚則邦寧而君安乃所以為益也否則反是語錄並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詳見乾卦自強不息下

伊川先生曰山下有澤氣通上潤與深下以增高皆損下之象君子觀損之象以損於已在修已之道所當損者唯忿與欲故以懲戒其忿怒窒塞其意欲也易傳

藍田呂氏曰山下有澤則損澤之潤以益於山山之物盛矣損情之忿慾以益其德則德益進矣

龜山楊氏曰君子之修德可損者莫過乎忿欲忿之不懲必至於遷怒欲之不窒必至於貳過易說

五事以思為主故思曰睿睿作聖則德以思而後成也易曰損德之修也而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欲則德之修也所當損者惟忿欲而已故德以思而成以忿欲而敗而九思始於視聽貌言而終

於忿思難見得思義者以此語解

和靖尹氏曰聖人象損卦只說箇懲忿窒慾且不說无忿无慾蓋能懲窒便是損也損之又損以至於无為則是成功處繫辭曰損德之修也尤更分明寛曰只是克已也須知得克箇甚如有欲即窒之此是克欲唯忿亦然人病未有不知者先生曰推此以往无所不克然聖人說仁者先難而後獲今人便說作利心非是且如懲忿窒欲了後獲

得箇甚只是无也聖人此語政為今人先獲故言之也如今人事凡執持是定如今已千難萬難不知執持老後又做箇甚使須是到自然不執持處乃成功也若忿欲只管懲窒將去幾時是盡期懲窒時只為克己克到盡處更有甚可執老氏所謂損之又損以至於无為此也

白雲郭氏曰山澤言二卦之體損之所以為損彖言損下益上而已忿欲小人之道也惡之所積偽

之所生也必先懲忿窒欲以去小人之道然後君子此損所以為一損不復而繫辭曰損德之修也然欲者平居无時不生故直欲窒之忿有時而作也遇作之時則懲之而已說

漢上朱氏曰山下有澤則山日以削澤日以壅有抑損之意君子觀山之削也則懲忿觀澤之壅也則窒慾艮止也震雷怒也懲忿也兊說也坤為土震為足土窒塞之窒慾也忿不懲則凌物慾不窒

則溺人懲之然後平窒之然後清君子之所可損唯此二者易傳

新安朱氏曰君子修身所當損者莫切於此本義

問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曰伊川將來相牽合說其不曉看來人自有遷善時節自有改過時節不必只是一件事某看來只是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烈又曰聖人取象亦

只是箇大約彷彿意思如此若綫著言語窮他便有說不去時如後面小象若更教孔子添幾句也添不去　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　問通書乾損益動章前面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修底事後面忽說動者何故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自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時審之方无凶悔吝所以再說箇動並語録

廣漢張氏曰損卦懲忿窒慾懲之為言須思其所

以然而懲艾之先覺謂惟思為公窒欲其謂懲忿亦然若謂正當發時最好看吾本心此却有病本心須是平日涵泳庶幾私意漸可銷磨若當其發時如明道先生所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可若直待此時看吾本心則天理人欲不相參恐无力也（南軒集答戚如玉書）

東萊吕氏曰山下有澤為損以澤之氣上升滋於山也雖山在高无假於澤之滋潤然而澤既通上

氣脉自損此損下益上所以為損也風與雷相發相益者也風烈所以助雷之威雷震所以助風之勢更相激揚之義所以為益也推山下有澤之象若以勢論之則山澤本不相資山高澤深固自為損以氣論之則山澤通氣本自有相資之理譬如上之於下若征斂裒取基本固自有損若以在下論之自當悦而奉上如澤之滋山並行而不相悖至於風雷之為益則當知更相激發如風助雷之

咸雷助風之勢方能有益天下萬事皆然羣居相與默默循循安得有益故君子之觀象觀損則懲忿窒慾觀益則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此二事在學者分上最切大抵聖人言近而旨遠最明白親切天下最損无如忿與慾最益則无如遷善改過此二象若甚易知然推到精密雖為聖為賢亦不外此然於此兩句又自有工夫懲窒是也懲者攻治刻削之義窒者閉塞止遏之義蓋忿慾方興其力

甚壯用力稍慢便為所移所以懲之與窒正是著力處如敵人相攻必有堅甲利兵髙城深池方能禦敵否則見困於敵必矣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工夫雖在遷改上尤在則字上見善便遷更无停待有過便改更无執吝若雖知善遲滯而不能遷雖知過蓋覆而不能改便為小人學者須要看則字若總而論之在損所謂懲與窒在益所謂遷善改過皆用力勇猛之義易說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伊川先生曰損之義損剛益柔損下益上也初以陽剛應於四四以陰柔居上位賴初之益者也下之益上當損已而不自以為功所益於上者事既已則速去之不居其功乃无咎也若享其成功之美非損已益上也於為下之道為有咎矣四之陰柔賴初者也故聽於初初當酌度其宜而損已以益之過與不及皆不可也　尚上也時之所崇用為尚初之所尚者

與上合志也四賴於初初益於四與上合志也_{易並傳}

橫渠先生曰損剛益柔有時損不可過抑而居下有為而然故事已則當速反於上與四合志損不以中未免於咎也_{易說}

藍田吕氏曰初九當損之始而位乎下時損則損不可緩也故以已之事遄往以益上庶幾合上之志而已雖損下益上亦不為已甚以失已故其損也酌之而後行所以酌者其剛也

廣平游氏曰損之初九曰已事遄往所謂事者損之事也言損初之實以益四之虛也未事而往則恭敬无實而人未孚後事而緩往則於疾无損而事不濟四之志欲損其疾而初遄往使遄有喜焉故曰尚合志也然損下以益上者或失其節則後難繼故必酌損之說易

白雲郭氏曰繫辭曰損先難而後易已事謂畢先難之事也遄往後易也以其道先難故言之於初

也已事遄往則无咎以明難事未已往則咎矣以彖觀之損下為先難之事也以象觀之懲忿窒欲為先難之事也酌損之者酌其宜而損之過與不及皆非酌損也象言已事遄往尚合志者葢損下益上則其道上行是以上合六四之志顔淵問克已復禮孔子告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顔淵請事斯語所謂已事酌損也所謂懲忿窒欲也所謂先難也修徳也損之道如是而

已
說易

漢上朱氏曰四體艮止也已事者止其事也初九兊決往四成離飛鳥決起之象遄疾之意九居四宜有咎已事遄往故无咎四坎水艮手酌損之也志者動於中也事有當損於其初以剛正決斷止之遄往乃无咎如救焚拯溺可也躊躇不往則事已成而不可損於損爲有咎損宜斟酌可損損之過則非四所堪不及則損之无益尚合乎六四之

志而已蓋事有當損彼或不損而至於敗敗豈其志哉已事遄往如魯人欲以璠璵葬夫子歷階而止之是已易傳

新安朱氏曰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上應六四之陰輟所為之事而速往以益之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然居下而益上亦當斟酌其深淺也尚上通本義

酌損之在損之初下猶可以斟酌也

問損卦三陽皆能益陰而二與上二爻則曰弗損

益之初則曰酌損之何邪先生曰這一爻難解只得用伊川説又曰易解得處少難解處多今且憑地説去到那占時又自别消詳有應處難立為定説也語録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剛中當損剛之時居柔而説體上應六五陰柔之君以柔説應上則失其剛中之德故戒所利在貞正也征行也離乎中則失其貞正而凶

矣守其中乃貞也弗損益之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一无而已字）非損已而（一有以字）益上也世之愚者有雖无邪心而唯知竭力順上為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　九居二非正也處說非剛也而得中為善若守其中德何有不善豈有中而不正者豈有中而有過者二所謂利貞謂以中為志也志存乎中則自正矣大率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能守中

則有益於上矣易傳益

横渠先生曰以陽居隂剛徳已損故以征則凶能志於正則雖損非損其實受益易說

藍田吕氏曰九二以剛居中雖當損下以益上能守中以為正不委已以利彼故曰利貞征凶蓋以利中為正征則凶也損不失中雖損弗損有益之之道焉上九損終反益故亦弗損益之

廣平游氏曰兊之情說而陽之性好動故損之九

二有利貞征凶之戒蓋二既得中矣恐其銳於有為而失中或至於畔道也　由中出者既已與人已愈多故曰弗損益之而其益无方也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損不可過也故初則酌損之二得中故利正征則凶矣滿招損謙受益中以為志則有受益之道也故弗損益之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能已事遄往故二有可貞之道可貞而言征凶者三損於上足以致益二復損之則

過矣故以征爲凶而弗損也弗損所以益得也九二得中故曰中以爲志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二剛中而說動則損剛爲柔六五柔也二動以柔說應之枉道干時徒自失已不能益也无益則容悅致凶曰征凶者動而上行以柔爲正也若五來下二二往應之弗損已之剛而五自益矣能益其上故曰弗損益之然則九二利貞者非謂動而以柔爲正也以中爲志守之用剛待

上之求者也故曰中以為志也易傳曰失其剛正而用柔説適足損之矣世之人愚者雖无邪心唯知竭力順上為忠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二剛中志在自守不肯妄進故占者利貞而征則凶也弗損益之言不變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也本義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明道先生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无无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无一亦无三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入關語録

伊川先生曰損者損所餘也益者益不足也三人謂下三陽上三陰三陽同行則損九三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為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上以柔易剛而謂之損但言其減一耳上與三雖本相應由二

爻升降而一卦皆成兩相與也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則其志專皆為得其友也三雖與四相比乃異體而應上非同行者也三人則損一人一人則得其友蓋天下无不二者一與二相對待生生之本也三則餘而當損矣此損益之大義也夫子又於繫辭盡其義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絪緼交密之狀天地之氣相

交而密則生萬物之化醇醇謂醲厚醲厚猶精一也男女精氣交構則化生萬物唯精醇專一所以能生也一陰一陽豈可二也故三則當損言專致乎一也天地之間當損益之明且大者莫過此也　一人行而得一人乃得友也若三人行則疑所與矣理當損去其一人損其餘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六三本為上六與坤同體若連茹彙征三人並行則反非益上之道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三與初九九二皆在下卦以相比三人行者也二爻皆陽已獨陰一人行者也陰陽相耦其體雖兩其致一也二陽與一陰並行則三疑而不一必損一陽然後陰陽各一而可合故曰損一人三雖獨陰自與上九應初二不與焉故曰得其友

廣平游氏曰上之所任者在道故三得於上爲得友友者以道言也下之所任者在事故上得於三

為得臣臣者以事上言也三人行三陰之象也三陰雖同類而志不一於上則於三反為累也故曰損一人蓋德二三故也一人行則三與上為正應故曰得其友蓋德惟一故也己之德二三能无疑乎莊子所謂汝何與人偕來之衆者亦言用志之不一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陰虛而陽實故陽施而陰受受則益施則損蓋天地之義也艮三索而得男兊三索而

得女乾坤交索而男女成焉故三之與上所以有構精絪緼之義也夫天地之絪緼男女之構精其致一至矣是理也可以意致而言之所不能喻也以乾之三而索於坤則是三人行而損一人也索之而男女成焉是得其友也乾坤合而損益之義著非致一其孰能與此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三人三陽也三陽彚征而損一人謂六三之損也一人行者上九之行也上九行而下

得六三為應故云得其友也以泰之乾坤論之則三乾也上坤也乾坤交變故繫辭言天地絪縕也以三人一人言之則六三兌女也上九艮男也故繫辭言男女構精也三則疑者損之成卦由六三上九之變得其友也三爻雖皆應而非艮兌成卦之主不可言得其友故一人行則可三則疑也三陽盛極必損之道故於六三言此易說

漢上朱氏曰損自泰變三陽並進三人行也九三

一爻損而之上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九三上行則上六下居三剛柔偶合一人行則得其友也三爻即上爻也故謂之友太玄曰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友二七均火也三八均木也猶三即上也萬物之理无有獨立而无友者有一則有兩得配也有兩則有一致一也有兩者益也有一者損也兩則變一則化是謂天地生生之本非致一其能生乎三陽並進成巽巽為不果疑也故曰一人行三則

疑也易傳　又曰伊川易傳損六三曰三陽同行則損九三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為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上以柔易剛而謂之損但言其減一耳上與三雖本相應由二爻升降而一卦皆成兩相與也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則其志專皆為得其友也傳言損三益上損上為三以柔易剛二爻升降此正論卦變也

蒙說

新安朱氏曰下卦本乾而損上爻以益坤三人行而損一人也一陽上而一陰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兩相與則專三則雜而亂卦有此象故戒占者當致一也本義　三人行損一人三陽損一一人行得其友一陽上去換得一陰來伊川說六爻說得好語錄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陰柔居上與初之剛陽相應在損

時而應剛能自損以從剛陽也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之益四損其柔而益之以剛損其不善也故曰損其疾疾謂疾病不善也損於不善唯使之遄速則有喜而无咎人之損過唯患不速速則不至於深過為可喜也 損其所疾固可喜也云亦發語辭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六三志應於上近不相得不固其路使速應於上則初九之應无所閒阻故曰損其疾使彼有喜故已亦可喜而无咎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四當損之時以盈為疾者也六四以陰居陰謙柔之至損其疾也有所損者必有所益過損則无益无益則有咎故必遄有喜然後无咎

廣平游氏曰物之出有限故必酌損之而所益不過亦可喜而已已則有疾初无可喜也因人以去之故曰亦可喜也六五自上祐六四得其友而為上九忘家之臣豈徒損其疾而已哉說易

龜山楊氏曰損之為卦用下益上則上皆獲益者也六四彖乘皆隂偏於隂者也隂陽失其平則為疾初與已應得陽而損其疾也為損而至於損其疾亦可喜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疾害已者也先損其害已者然後遄有喜猶已事遄往皆先難後易之義也先損其疾至於遄有喜是以无咎初九六四之辭畧相類者上下皆為損之初也亦可喜者能損其疾雖未至

於道之大成已可喜矣意必固我人之疾也孔子絶之遷怒貳過人之疾也顔子去之謂之損其疾者如此故曰損以逺害說易

漢上朱氏曰六四下從初九初九以剛益柔九六離位而六四之疾見矣及其既益各復其所在六四為損其疾在初九為遄有喜遄者離為飛鳥疾之象也蓋君子見人之善若在已也初九以剛益柔六四亟損其柔以受初之益初九豈不遄有喜

乎使初九遄有喜者六四也然六四亟損其不善過咎未深而害已去亦安得不自喜乎子路聞過則喜是也或曰九二損剛故戒以征凶初九益四非損剛乎曰六四下初九初九往益以剛非損初九之剛也益人而不失已故不戒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初九之陽剛益已而損其隂柔之疾惟速則善戒占者如是則无咎矣本義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

上祐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於損時以中順居尊位虛其中以應乎二之剛陽是人君能虛中自損以順從在下之賢也能如是天下孰不損已自盡以益之故或有益之之事則十朋助之矣十衆辭龜者決是非吉凶之物衆人之公論必合正理雖龜筴不能違也如此可謂大善之吉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　所以得元吉者以其能盡衆人之見合天地之理故自上天

降之福祐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龜弗能違言受福之可必信然不疑也

或益之上九自外來而比之況其下者乎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五當損下益上之時以柔中居上二當損上益下之時以柔中居下天下之益皆歸焉古者以龜貝為貨十朋之龜利益多也天下之益莫之致而至至斯受之故弗克違凡損所以為益居損獲益為得其元故曰元吉居獲益則欲長

保故曰永貞之吉損之六五元吉吉者以柔中在上而獲祐故曰自上祐也

龜山楊氏曰居損之時柔得尊位虛已而下人則謙受益時乃天道天且不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宜其益之者至矣故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當損之時下損上益故君尊之位无不益也十朋之龜元龜也益之至豈獨人事而已

雖元龜之靈弗能違此其所以元吉也洪範曰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六五之元吉猶洪範之大同也自上祐者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龜之弗違鬼神從之也先言或益之者由人益之而言也先儒皆以十朋為十龜神龜靈龜之屬非也大貝十朋之龜謂元龜也六五之辭與益之六二同者損至六五疑於益矣又其反對之義同也或益之謂來益之不

一以見人從之多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五得尊位而虛中上九以剛自上益五五忘其尊虛中而納之受益者也五受益則天下之善皆願益之或益之言益之者不一也天地鬼神人道以謙為貴五受益自天祐之獲元吉復何疑哉上九益五正也故吉元者吉之至善始終吉也上九自泰九三變始吉也上九變五終吉也故曰元吉五有伏兊兊為右自上祐也泰一變

歸妹二變節皆有坎離龜象三變損坤數十四陰為朋十朋也崔憬曰元龜直二十大貝雙貝曰朋葢古者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未有用龜至於十朋者崔説是也三應上四應初五應二十朋之龜弗克違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柔順虛中以居尊位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者也兩龜為朋十朋之龜大寶也或以此益之而不能辭其吉可知占者有是德則獲其應

也本義　或益之十朋之龜為句語錄

東萊呂氏曰損六五益六二損下益上為損損之為卦上受其益六五居上體之中受益之主也損上益下為益益之為卦下受其益六二居下體之中受益之主也故爻辭多同然損之六五弗克違之下止曰元吉益之六二弗克違之下曰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其辭煩簡不同者君臣之地不同也損君也以人君而受天下之益可也益臣也以

人臣而受天下之益其地至難居故須長守正而歸功於君不可私其善於已故難受衆人之善合衆善而守之確然不移然衆善本非我有又當聽人君所用以治天職豈可認為已有哉此所謂王用享于帝吉也易說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伊川先生曰凡損之義有三損已從人也自損以益

於人也行損道以損於人也損已從人徙於義也自損益人及於物也行損道以損於人行其義也各因其時取大者言之四五二爻取損已從人下體三爻取自損以益人損時之用行損道以損天下之當損者也上九則取不行其損為義九居損之終損極而當變者（一无者字）也以剛陽居上若用（一有其字）剛以損削於下非為上之道其咎大矣若不行其損變而以剛陽之道益於下則无咎而得其正且吉也如是則宜有

所往往則有益矣在上能不損其下而益之天下孰不服從從服之衆无有内外也故曰得臣无家得臣謂得人心歸服无家謂无有遠近内外之限也　大得志也者居上不損下而反益之是君子大得行其志也君子之志唯在益於人而已易傳並

横渠先生曰上九本為九三雖為損下其實上行故云弗損益之損終反益反如益卦損上而益下則可大得志至於得臣无家言所有之多也以剛在上受

下之益多矣故无所施損當反益於下故曰弗損益之易說

廣平游氏曰得臣无家謂三之致一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損之上損之極矣損下益上至於極而不知止則終必亡而已矣能止而有節豈惟足以補過猶可正而有為得臣而无家也故曰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上九陽止乎上能止而有節者也德宗之播遷卒有忠智之

臣爲之謀遂至復國非得臣无家之效歟易說

白雲郭氏曰一人行而得其友者上九也故无咎貞吉利有攸往是由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之所致也得臣无家者天地男女君臣皆一象也得臣即得友之義无家者致一之臣象言大得志者修德而至於无咎貞吉居上而得臣无家在損之時大得志者无踰於此矣上九爲損道之成益且至矣无家之臣謂六三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九損之極乃有弗損弗損於下反以益三故曰弗損益之上九如此何咎於損故无咎九在上宜有咎也夫益下必以正理正理者天理也益之以天理則取之愈有用之不竭人各自得於分量之内故正吉利有攸往者六三往也坤為臣二大夫位為家上九反三則六不比於二故得臣无家其益豈有窮哉又易外以内為家四以初五以二上以三外本於内也故虞仲翔解曷九

二曰二據四家言四以初為家也言上九益下則得人心之服從者无有遠近内外之限非適一家以六三之上則内外皆應五之所得不止於二也弗損益之其効至於得臣无家則上九之志大有得也无求於人益我也而人自益之上九益人之志豈不大有得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上九當損下益上之時居卦之上受益之極而欲自損以益人也然居上而益下有所

謂惠而不費者不待損已然後可以益人也能如是則无咎然亦必以正則吉而利有所往惠而不費其惠廣矣故又曰得臣无家本義